◎文学新地理⑪

广西文学：边缘崛起的文学桂军

□ 黄伟林

●广西作家对乡村与城市、边缘与主流的差异更为敏感，体会也更深，这是广西文学感人至深的地方

●文化繁复亦是广西文学的重要特质

●评论家团队以饱满的热情对文学桂军的创作进行了及时的解读和有效的传播

2018年，王安忆、陈思和在《南方文坛》第3期主持了一个《广西作家研究》专辑，研讨广西三代作家在当代文坛的贡献，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的评论家对林白、东西、田耳、凡一平、陈谦、李约热、刘春、朱山坡、映川、光盘、小昌、陶丽群等广西作家的创作进行了评论，并于2018年7月7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继1997年的东西、鬼子（原名廖润柏）、李冯“广西三剑客”南宁研讨会、2015年的田耳、朱山坡、光盘“广西后三剑客”北京研讨会之后，文学桂军又一次引起了文坛的关注。

广西地处五岭之南，中原文化对广西的影响有一个时间差。直至晚清时代，才出现像临桂词派、岭西五大家等有全国影响的广西文学流派，而此时，中国文坛已经开始孕育新文学，古文学逐渐边缘化。民国时期，当新文学风生水起，浙江、四川、湖南名家辈出之际，广西作家几乎名不见经传。

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改变。1996年，以东西、鬼子、李冯“广西三剑客”为代表的“文学桂军”犹如广西平地拔起的喀斯特地貌，《没有语言的生活》《被雨淋湿的河》两部中篇小说连续获得第一、二届鲁迅文学奖，李冯连续为张艺谋电影《英雄》《十面埋伏》编剧，文学桂军以一种“突兀”的方式，实现了他们边缘的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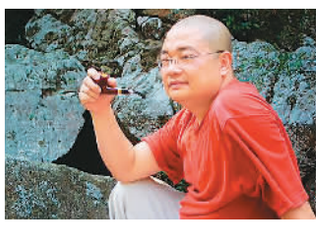
在王安忆和陈思和看来，广西地处西南边陲，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共生地带，语言文化丰富多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白、东西一代壮年作家力作不断，李约热、朱山坡等青年作家平地崛起，陈谦等海外华文作家影响日盛，文脉不断，枝繁叶茂，成为当代文坛一道奇观。地处边缘，文化繁复造成了广西作家语言上的特殊性，他们在创作中使用的不是纯粹的普通话，也不是北京话，强烈地体现出语言多元杂交的优势。

这其中包含了一个敏锐的发现——广西具有地处边缘与文化繁复的特点。这里所说的地处边缘，不仅是自然地理的边缘。固然，广西地处岭南，接壤越南，与中原隔着一个巍峨的南岭，造成了千百年来交通的不便。更重要的是，地理位置的边缘，造成了文化心理的边缘，这是许多广西作品的共性。像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主人公汪长尺身为农民，一家三代，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挤进主流社会，他们争取过招工的机会，参加过高考的竞争，既有过循规蹈矩的拼搏，也尝试过不择手段的努力。最后汪长尺为了改变儿子汪大志的命运，不惜将汪大志投送给仇人林家柏，甚至以死保守汪大志出身的秘密。最终使汪大志贫穷卑贱的命运得以“篡改”。

林白

东西

廖润柏


凡一平

张燕玲

朱山坡

无独有偶，凡一平也写过中篇小说《扑克》，广西都安农民韦元恩的儿子韦三虎5岁时被拐卖给浙江温州一个身价过亿的企业家，改名换姓成了王新云，考上了大学，成了电视台记者，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以上两个作品中的主人公不仅有共同的身世，而且有共同的选择，那就是在得知自己的身世真相时选择了隐瞒和逃避，隐瞒的是自己的身世秘密，逃避的是自己对亲生父母的责任。

为了从边缘进入主流，为了改变与生俱来的命运，文学桂军笔下这些人物的人生状态，称得上艰苦卓绝和惊心动魄。这种边缘与主流之间的屏障，有时甚至会出现在父子之间。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农民李四，养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三个孩子都通过念书成了瓦城人。然而，当李四60岁生日来到瓦城时，却得不到孩子们的接纳。随着故事的推进，李四至死也没有得到孩子的承认。朱山坡的《灵魂课》写了一个“灵魂客栈”，收容的都是漂泊在城市里的散兵游勇，这些人都不是城市的主人，他们生前不能在城市安身立命，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意叶落归根，死后也要在城市占据一个角落，以实现灵魂的安息。

广西作家对乡村与城市、边缘与主流的差异更为敏感，体会也更深，这是广西文学感人至深的地方。其中的原因与广西的地理位置有关。广西与湖南一岭之隔，与广东一衣带水。地理上如此相近的距离，却有着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这种反差，确实是广西作家宝贵的写作资源。许多有关广西文学的描述，诸如苦难、底层、执拗、荒诞，其实皆源于此，源于广西作家现实人生境遇的切身体验。这种切身体验不仅丰赡了他们的文学想象，而且改变（而非篡改）了他们的人生命运。

文化繁复亦是广西文学的重要特质。在外省人眼里广西是一个整体，但深入广西，人们会发现其内部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比如，蓝怀昌、聂震宁、梅帅元、东西、鬼子、凡一平、李约热属于红水河流域壮瑶民族语言文化区，梁羽生、林白、张燕玲、朱山坡、黄咏梅、王勇英属于西江流域粤语汉族文化区，白先勇、黄继树、彭匈、张宗栻、张仁胜、沈东子、光盘、刘春属于漓江流域西南官话文化区，李英敏、陈建功、廖德全、邱灼明、庞华坚、小昌属于北部湾粤语海洋文化区，其他如陆地、韦其麟、韦一凡、冯艺、映川、陶丽群则生活在壮语与粤语、壮族与汉族的交汇地区，这种多元共生的文化造就了广西文学的奇景异观。

冯艺的散文对广西的历史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有深度的呈现，桂海苍茫、红土黑衣是冯艺式的多元文化书写。张燕玲喜欢在她遭遇的事象中发现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内涵，努力发掘其所包蕴的人性价值和人文精神。沈东子集翻译家、小说家于一身，对世界文学与文化有博览与深思，近年来多以随笔传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拥有“歌仙”刘三姐与“歌海”之称的广西，现代诗歌也汇聚成一片海洋。创办多年的《扬子鳄》《自行车》《漆》成为广西“三足鼎立”的诗歌重镇，许多广西诗人从这里出发，将他们的作品输送到《诗刊》《星星》《诗选刊》等重要刊物。新世纪以来，《麻雀》《西乡塘诗刊》相继创办，由此亦可看到广西作家对诗歌持续的热情。

20世纪60年代广西曾以彩调剧《刘三姐》红遍全国，世纪之交亦曾以彩调剧《哪嗬咿嗬嗨》、壮剧《歌王》、桂剧《大儒还乡》相继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剧本奖”和“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2003年，《印象·刘三姐》横空出世，创造了山水实景演出这一革命的演艺形式，《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鼎盛王朝·康熙大典》《藏传·文成公主》则成为这一演艺形式中最具文学价值的剧本原创。近年来，因为广西师范大学“新西南剧展”的成功推出，激活了抗战桂林文化城题材的戏剧创作热，《龙隐居》《破阵曲》《花桥荣记》等原创戏剧纷纷出台，成为广西乃至中国剧坛的一个亮点。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文学桂军中有一个以张燕玲、黄伟林、黄晓娟、张柱林、刘铁群、陈祖君、董迎春、肖晶、王迅、曾攀为代表的评论家团队。多年来，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对文学桂军的创作进行了大量的评论，使他们的创作得到了及时的解读和有效的传播。特别是张燕玲主持的《南方文坛》，20多年来以不俗的品质和卓著的成绩，赢得“中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文论园地之一”“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今日批评家的摇篮”等称誉。2017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为《南方文坛》题词：“二十年来，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和青年批评家的成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学桂军不仅拥有大批扎根本土的作家，而且有许多走出去的作家，如台湾的白先勇、美国的陈谦、北京的林白、广州的杨克、杭州的黄咏梅，等等。2018年9月6日，《南方周末》以两个版的篇幅刊登《女作家肯定会冲破自怜，要不她成长不了》一文，深度解读林白的文学之路。2018年8月，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黄咏梅以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获奖。2018年10月，白先勇以短篇小说《Silent Night》荣获郁达夫小说奖。这些“走出去”的广西作家的荣誉，当然也应该为文学桂军分享。

（作者系广西师大文学院教授、广西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娜夜诗歌的现代性追求

□ 王明博

“甘肃诗歌八骏”是新世纪以来甘肃文学的重要品牌，入选的18位诗人中，位列首届榜首的娜夜是唯一获鲁迅文学奖的诗人。回望娜夜诗歌可以引发我们对当下诗歌创作的进一步思考。1991年以来，娜夜出版了6本诗集，分别是《回味爱情》《冰唇》《娜夜诗选》《娜夜的诗》《睡前书》《个人简历》，这些诗集的名称源自她诗歌的代表作，依次阅读，会发现诗人的表现手法日趋圆熟并呈现出多样性。联系中国当代文学史来看，这20年是诗歌创作的“非常”时期，无论是作品的读者效应还是诗人群的影响力似乎都不如小说和散文，而娜夜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表现手法与深厚的内蕴拥有广泛的读者。

诗集《回味爱情》尽管有朦胧诗的影子，却依然是清浅明快的风格，稍有不同的是她选取的意象以及表达情感的方式与当时流行的诗歌流派不太一样，寄托了个人含蓄而节制的情感。《娜夜诗选》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后，个人风格更为明显。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在之后的作品中圆熟，形成娜夜创作中较为稳定的风格。

意象是诗歌塑造内在形象、传达感情的载体，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一些经常出现的意象因有特定的文化背景而成为人们阅读时的一种审美范式。在现代文学史上，李金发、卞之琳、戴望舒、穆旦的诗歌打破了传统古诗词的和谐意境以及常见意象的固定意义，或是将日常生活中不具美感的事物、现象作为意象，或是直接将个人玄幻的情绪化为诗歌中的意象，并以此表达“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这种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与中国传统诗词艺术的追求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新诗发展史另一种创作思潮。“现代性与本土性”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影响了后来的年轻诗人，在80年代的朦胧诗中有群体性的表现，娜夜的诗歌延续的也是这一创作手法。流传较广的代表作《生活》《起风了》已经显示了诗人对意象选取的独特性，在看似相悖的生活常识中寻找表达情感的载体，“黑糖球”与“忧伤”、“芦苇”与“爱”，尽管有古典诗词的意境，但已经超越了意象本身的艺术感染力，可视、可触、可感，但不可把握，而到了后期，多重隐晦意象的运用不仅增加了文本的深度，也部分地改变了早期的艺术风格。

象征与隐喻几乎贯穿于她所有的诗歌创作中，以具体、繁复、隐晦的意象表达个人微妙的内心，扩充了诗歌的容量，强调表现个人在某一瞬间的感受，跳跃的情感延伸了文本的范畴，她的这些创作特征与“追求观念联络的奇特”的象征诗派相一致。

如果把语言像人的性格一样分为冷静与炽热两类，娜夜的语言是冷静的，而传达的情感是炽热的。抒情是所有诗人创作时的共同特征，而诗歌如何抒情则形成了诗人风格的差异，制约着诗人的语言选择和意象组合。以内敛的语言表达炽热的情感，形成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这一特征在其后越来越明显。既有韵律的和谐，又有散文诗歌的自由，典雅又灵动，与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有艺术上的相通之处。无论是早期爱情诗的写作还是后来哲理性浓郁的诗歌，她的语言与情感始终都有一个“距离”，冷静的叙述掩饰不了炽热的诗情。

娜夜的诗集《回味爱情》，尽管有多重繁复的意象叠加，读者依然可以领略其意蕴。之后的作品，则呈现出多义性，一首首诗歌像一个个猜不透的谜语，这一现象可能与她多重晦涩意象的组合有关。表达的无论是具体的事物、实物还是情绪，都有一种模糊性。她的诗借鉴并延续了中国新诗发展中的艺术方法，以其独到的创作实践展示了新诗发展的新成就。

平凡中的不凡
——品读洪鸿的性情文字世界

□ 张雄文

读洪鸿的散文作品，其行文的流畅与逼人的才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那具有立体感的文字，谐趣横生，引人深思。茶余饭后、窗前灯下读到这些凝聚作者大量见闻、卓识和感悟的文字，似乎悠游于一个空灵澄澈的文学世界。我倾心于隐藏在文字中那个拒绝媚俗的身影，那颗平静安宁的心灵，它让我感受到一个至情至性的人不甘心迷失在群体浮躁中的呐喊。

洪鸿能将人生感悟、心灵独白等内容糅进其人生经历而随其思想的灵光付诸笔端。正所谓意到笔随、不拘一格。在洪鸿的文字中，我看到了他的人生轨迹，看到了他轻松、洒脱、坦荡的人生态度。他用文字和你谈“情”说“爱”时，就好像是上了一次爱情专科学校；和你品酒论人生时，就像是聆听了一次先哲的生动演讲。温情的洪鸿用文字向你诉说自己的亲情，聊人生所经历的痛苦时，你也不由自主地沉浸在他所营造的情绪之中；思考的洪鸿在黑夜中用黑色的眼睛凝视着自己心灵的深处；斗士的洪鸿则用犀利的笔尖抨击着社会的不公与人性的卑污。

在洪鸿的散文中，很多篇章都能给人带来心灵的震动。从《故乡的泥土》到《一座城，与我的非公共生活》，他用睿智的头脑审视社会，思考生活，以从容的心态应对着一切，行文充满了对人性温情的关怀，对社会严肃的深思。

一个优秀的作家，需要自觉地将写作之根深植于底层社会，着力于表现草根阶层的生存状态，呼唤其生命的苏醒与新生，体现文学所应当承载的忧患与使命感。散文是人对生活的感悟，是智慧升华的结晶。惟有保持心性的单纯与平静，才能使自己的文字像阳光下的芳草一样葱郁清脆。洪鸿做到了，这也正是他文章的魅力所在！洪鸿能沉下心来，静观社会，洞察人世，在自己的文字世界里构筑那些让人深思、让人回味的作品，不能不让人佩服有加。

为了生存，也为了文学，洪鸿当年不得不从故乡辞职，挤入“北漂一族”。值得庆幸的是，他在“北漂”的旅途中，坚持以新闻笔记录人世，以文学笔拷问心灵。不仅没有失去自我，反而使自己日渐成熟的生命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正如贾平凹在评价他的创作时所说的那样：“洪鸿的创作诚恳而不失尖锐，直面现实的困境，感恩善良，也不避讳丑陋。市井而庸常，对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生态进行了谨慎的观察和审视，这份清醒和冷静，激活了原有的憧憬和梦想，支撑着平凡中的不凡。”

生命只有一次，洪鸿选择了写作，不仅仅是因为写作关乎心灵，更重要的是写作拓展了生命的尺度，使人获得了重生。希望作家能继续坚守这样的情怀，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之路上有更进一步的提升。

◎作家谈

大地的呼吸

□ 张楚

每次坐大巴从北京回我居住的县城，在拎着行李跳下大巴的刹那，一股海的味道就钻进鼻孔，这味道若有若无，很快被风吹散。长途旅行带来的焦虑、疲惫瞬息就消散在风中，仿佛一颗灰尘，终于落到了腥潮的土壤里。

一晃在这座县城生活了三十多年，在这看似漫长的时光里，我慢慢地从一个少年变成了一个少年的父亲，这是时光对我的恩赐。如果说之前的公务员生活还跳脱不开应酬和忙碌，那么职业写作之后的生活则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一种宝贵的自由。当我从睡梦中惊醒，阳光通常早已照在阳台的植物上，它们青葱葳蕤，绿得让人怦然心动，我给这些植物浇水，打扫卫生，淘米、做饭，等着老婆孩子按响门铃。

午后我会读书。我读书的速度很慢，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我深谙精读是保持敏锐触角的最好方式。每一页都会被我用钢笔勾画出一条条“蚯蚓”，碰到精妙的比喻句、人物描写或对话，我都忍不住在旁侧标注一个感叹号，以此来提醒自己的愚钝。这些伟大的作家，总是在他们漫不经心的叙述中让我这样的写作者感到绝望。这是一种不幸，还是一种变相的鞭策？我宁愿相信是后者。

到了傍晚，我会去菜市场买菜。这些菜农大都是城乡结合部的农民，菜摊上通常只摆着几捆韭菜、七八个紫茄子或两个金黄的南瓜。他们脸上的皱纹和泥土让我想起自己的祖父祖母，我不会跟他们砍价，何况一个南瓜也只要三块钱。在这喧闹的、充塞着滦南方言、狭窄逼仄的菜市场里，我仿佛听到了蔬菜的呼吸声和菜农的呼吸声混淆在一起，让我想起春天的麦田、野花、游走的小蛇、湿漉漉的小蟾蜍和芦花鸡的叫声。有时我会恍惚着想，等我老了，也披着破棉袄来这里卖青菜。只是我不会使用秤砣。

晚上的时光，属于朋友和写作。或者说，惟有在这县城的夜晚，才能感受到它的秘密和繁华。我有四个哥们儿开饭店，一家涮羊肉、一家烤羊肉、一家卖小龙虾，还有一家卖精酿啤酒。我从不认为喝酒是浪费时间。在喧闹的酒桌上，我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轶事或趣事。也只有在酒后、在喝到耳红面赤之时，一些真实的声音才会从内心的城堡之中浮升出来，我管这声音叫做“沉默者的梦语”。也就是在酒桌上，我听到了《直到宇宙尽头》里的故事，听到了《风中事》里的故事，也听到了他们在讲述或转述他人或自己的故事时，那种潜意识里的批判或同情。我觉得他们的态度很重要，很多时候，我和他们的态度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但是在写作时，我会隐去自己的评判，我只做客观的呈现和描写。我知道如果在小说里过度饶舌或漫无边际地议论，其实是很危险的。我不喜欢做危险的事情，我只能对小说里的人物保持沉默。在我看来，这是对他们的尊重和体恤。

晚餐后，我会走路去那条流淌了千年的河流，再绕着河岸走半圈。我喜欢在河岸上思考，或者思索关于小说的一些构想。河岸很静，走过树丛、走过荷花塘、走过芦苇丛和柏油路、走过干瘪的野花、走过浮桥……我听到我的脚步并不匆忙，甚至是有些懈怠，我还听到鱼跳出水面的声响，小野鸭的叫声，白色水鸟的肚皮划过水面的细微声响。当然，我也听到在这万籁之外，大地安静而均匀的呼吸声。它的呼吸庞大而安然，一呼一吸，一年又过去了。

我也就是在它让人沉静的呼吸声中，写出了小说集《中年妇女恋爱史》中的大部分小说。我知道自己才华有限，我惟有在这无限的敬畏和自责中，惶惶地记录着我理解的时光、人性和不断重复的故事。作为一个不太称职的职业写作者，我时常为我的懒惰和拖延感到羞愧，然后在这缠绵的羞愧中，在万籁寂静的深夜，在大地的吐纳之间，去写下尘世给予我的醒悟和呵斥。说实话，我觉得这样也不错，或将能仰望到幸福的痕迹了。